语智与人生

目录

语智与人生序
辩才卷十九
727、子贡 728、鲁仲连
729、虞卿 730、苏代
731、陈轸 732、触龙
733、庸芮 734、狄仁杰
735、陆贾　齐地王先生 736、厮养卒
737、杨善 738、富弼
739、王守仁 740、张嘉言
741、王维 742、秦宓
善言卷二十
743、孔子 744、说秦王
745、晏子 746、晏子　敬新磨
747、郑涉 748、李忠臣
749、东方朔 750、简雍
751、魏征 752、吴瑾
753、杨晟 754、贾诩
755、解缙 756、史丹
757、谷那律 758、裴度
759、李纲 760、苏辙
761、施仁望 762、李晟
763、梁适　孙沔 764、韩亿
765、冯京 766、邵雍
767、谢庄 768、裴楷　王份　王景文　崔光
769、杨廷和　顾鼎臣 770、宗泽
771、潘京 772、某布政司吏
773、朱熹 774、吴山
775、宋均　卢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语智与人生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语也，语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穷，期期者有庸，丈夫者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异焉。两舌相战，理者必伸；两理相质，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师，仲连以之高，庄生以之旷达，仪、衍以之富贵，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圣。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口舌之权顾不重与？“谈言微中，足以解纷”；“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谓也。

【译文】

智慧不等同于言语，见似聪明机巧的言语绝对不等于智慧，喋喋不休的人一定没好结果，反倒是一些看似讷讷不能言的人能成功，这样看来，智慧的人，又何必需要机巧的语言能力呢？然而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两方不同的言论激辩，通常是有理的一方获胜；而两种不同的道理冲突，也往往是有能力充份说明的一方得着采行。历史上张良以言论而成为王者师，鲁仲连以言论而名高楚汉之际。所以，言论的力量可以高于九鼎，可以强过十万军队，精微的言论，可以解开纷杂的困境。言论的施行，可以让智慧广为传扬。这么来说，又怎么可以不重言语呢？而言语真正的基础，还是在于智慧，内心有充溢的智慧，自然会生出智慧的言语来。《诗经》说：“因为有这样的本质，所以表象来看是这么回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辩才卷十九

【原文】

侨童有辞，郑国赖焉；聊城一矢，名高鲁连；排难解纷，辩哉仙仙；百尔君子，毋易繇言。集“辩才”。

【译文】

子产以口舌折服晋楚，使郑国免祸数十年；鲁仲连以一封绑在箭上的信，说服燕军退兵。历史上有无数危难，都在智者的辩才下消于无形。

727、子贡

【原文】

吴征会于诸侯，卫侯后至，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侯，是堕党而崇仇也。”嚭说，乃舍卫君。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边批：正是辩端。]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而交日疏于王。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

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而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惠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面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

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吴与齐将战。彼战而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旨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译文】

吴王发帖邀约诸侯，卫侯到得最晚，太宰伯嚭(春秋楚人，吴王夫差败越，句践派文种求和，越后灭吴，以嚭不忠诛杀)派吴兵包围卫侯所住的行馆。

子贡得知此事，去对伯嚭说：“卫侯赴约前一定和众臣商议过，众臣中也一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所以卫侯才到得晚。赞成卫侯前来的大臣是您的朋友，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您的敌人。今天您派兵包围卫侯行馆，这是背弃朋友、助长敌人声势的做法。”

伯嚭听了子贡这番话，就下令撤离包围卫侯行馆的人马。

田常（春秋齐人，即田恒，汉避孝文帝讳改恒为常）有篡国之心，但顾忌高、国，鲍、晏等齐国的大臣，所以打算讨伐鲁国以立威。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正在鲁国，听说田常将率兵伐鲁，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我的祖国，现在情势危急，你们怎不想办法挽救鲁国呢？”子张（姓颛孙，名师）、子石（即公孙龙）都自愿出门游说，但孔子只答应子贡去。

子贡向孔子辞行后，便直接到齐国求见田常。子贡对田常说：“齐国出兵攻鲁，我以为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鲁国是个难以征服的国家。鲁国城墙低，城壁薄，国土狭小，君王懦弱，大臣愚昧，百姓又厌恶战争，所以我说难以征服；相国不如伐吴，吴国城墙高，城壁厚，国土辽阔，兵精甲利，战将如云，这才容易征讨。”

田常一听，大为生气，说：“您说的困难，是一般人说的容易；您说的容易，却是一般人说的困难。为什么对我说这么荒谬的话呢？”

子贡说：“我听人说：‘国家内部有问题，要选择强国来攻击；相反的，国家外部有问题，则选择弱国来攻击。’打败鲁国，造成齐国疆域的扩张，只会使齐王骄傲，朝臣骄宠，功劳不在相国您个人身上，于是您在齐王心中的份量就减弱了。可这完全是您出兵的不当造成的，导致齐王高傲，大臣权重，您想要进一步成就什么大事，就困难了。更严重的是，还会进一步使您上与君王疏远，下与群臣争权，就连原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以我说不如出兵攻吴。伐吴不胜，齐国的兵力折损于战场，对您有威胁的大臣武将也消减一空，到时候，有能力掌握整个齐国的只有相国您一人了。”

田常脸色这才和缓下来，点头说道：“先生的分析虽有理，但我军已经开到鲁国边境，如果忽然命令军队伐吴，大臣们会起疑心，先生看该怎么办呢？”

子贡说：“相国先想办法拖住军队，我立即前往吴国，说服吴王为救鲁而伐齐，相国再出兵迎敌，这么一来，再聪明的大臣也不会怀疑相国的用心。”田常一口答应。

子贡辞别田常后，立即连夜赶往吴国，对吴王夫差说：“臣听说真正的王者不会灭绝别人的世族，真正的霸主没有可畏惧的敌人。千钧虽重，但是加一铢就可动摇。今天强齐伐弱鲁，摆明了和吴国争夺霸权，对王而言是一大威胁，大王为何不伐齐以救鲁呢？救鲁能彰显大王救绝存亡的仁名，伐齐能得到大利，泗水一带的各个小国可因此划

入吴国手中，既击破有争霸实力的强齐，又可让强大的晋国望风臣服，还有什么比这个对吴国更有利的呢？再说大王以救鲁为名出兵，其实是为了击破齐国，有这个名义和机会，各国诸侯再厉害也无法质疑大王您出兵的正当性。”

吴王说：“好是好，不过本王曾与越大战一场，击败它之后把它安置在会稽。多年来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想对我进行报复。为除后患，待本王先伐越后救鲁。”

子贡说：“不行。越的实力好比鲁国，而吴和齐则是实力差不多的一级强国，等大王您击破越国，齐国也早已拿下鲁国了。再说大王是以存亡继绝的名义出兵伐齐，现在先讨伐小小的越国，会被看成吴国是惧怕齐国的强大，这不是勇敢的表现。真正的勇者不怕困难，真正的仁者不怕一时的困顿，真正的智者不会错失良机。今天先不灭越国，是对诸侯显示大王的仁德；为救鲁而伐齐，必能使晋国感受吴国国力的强大，其他诸侯也必会因吴国的强大而臣服，那么大王的霸业就来临了。如果大王实在放心不下，我愿为大王跑一趟越国，要越王出兵随大王伐齐，这样越国境内就无兵可用，大王也不用担心勾践会乘机报复了。”

吴王非常高兴。

子贡离开吴国后，立即前往越国。越王句践听说子贡要来，立即令人清扫道路，并在三十里外亲迎子贡，奉为上宾。

越王说：“越国地处偏僻，怎敢烦劳先生亲自前来！”

子贡说：“我来之前，曾想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但吴王想出兵却担心越国趁机攻击吴国，坚持要灭越才肯伐齐，如此，越国灭亡便在旦夕之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报仇之心，却表现得让人怀疑，这是愚笨的；如果真有雪耻之心却让人识破，这是失败的；还没有行动就让人预测到，这是危险的。这三点都是成就大事的兵家大忌。”

句践赶忙跪下来向子贡求道：“孤曾不自量力和吴战于会稽，当年战败的惨状痛入骨髓，孤日夜寝食难忘、苦心焦思，就算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

子贡说：“吴王好大喜功，群臣早就难以忍受，再加上吴国因连年争战，军士疲敝，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忠臣伍子胥因为劝说吴王而被杀害，剩下太宰一味讨好吴王，以满足自己私欲，这已是亡国的征兆。在只要大王肯发兵随吴王伐齐，迎合吴王称霸的野心；宝器赠予吴王，以卑词尊奉吴王，那么吴王一定出兵伐齐。吴王伐齐失败，就是大王雪耻之日；若伐齐成功，吴王一定乘胜伐晋。我去见晋君，请晋君伐吴，吴国以精锐部队伐齐后再战强晋，一定元气大伤，这时大王就能乘机攻吴，定能洗雪会稽之耻。”

越王再次道谢，并赠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坚持不受。

离开越国后，子贡又来到吴国，对吴王报告越国的态度：“臣把大王的话转告勾践，勾践惶恐万分，说：‘我勾践年少时不得父母教诲，自不量力，得罪于吴国，挑起战争，军队覆亡，身为囚虏，国家更险些灭亡。只因为吴王仁德的恩赐，才能保有祖先的宗庙和国家。对于吴王的恩德，至死不敢遗忘，怎么还有什么报复之心呢？”

五天后，越王派大夫文种至吴，文种向吴王跪拜，说：“东海贱臣勾践的使者文种特地前来拜见大王。勾践听说大王为伸张正义救鲁伐齐，特派下臣文种奉上先人所收藏的盔甲二十副，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为大王壮军威，另精选国内士兵三千人，恳请准许贱臣勾践披甲带剑，率军随大王出征，为大王先锋率先杀敌。”

吴王听了非常高兴，将勾践愿意随军出征的事告知子贡。子贡说：“不行。越王已让越国全部士兵随军出征，如果再让越王随军出征，就有些过份了，不如辞谢越王。”

吴王听取了子贡所言。

吴王出兵伐齐后，子贡又赶往晋国，对晋君说：“臣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吴伐齐，若齐王获胜，勾践一定会乘机洗雪会稽之耻；若吴获胜，一定趁势加兵于晋国。”

晋君大惊，问子贡：“那怎么办才好？”

子贡说：“应该立刻召集军队，作好备战准备，以逸待劳来应付强敌。”

子贡回到鲁国后，吴王与齐兵战于艾陵，大破齐军，生擒齐将七名。果然没有返吴的打算，想乘胜攻晋，与晋军相遇于黄池。结果晋人大败吴军。越王听说吴王惨败，立即出兵偷袭吴国，在离吴都七里的地方扎营，吴王听说勾践发兵攻吴，立即下令班师回朝，与越王战于五湖，三战皆败，于是勾践围吴王宫，杀了夫差及伯嚭，终于洗雪会稽之耻。勾践在灭吴三年后，完成称霸诸侯的心愿。

子贡靠一张嘴，存鲁、乱齐、灭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间五国的情势皆起了剧烈的变动。

[冯评译文]

子贡穿梭游说五国君王间，真可称得上是纵横家的开山祖师，完全没有一丝圣人仁义的门风。

728、鲁仲连

【原文】

秦围赵邯郸，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欲与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适在赵，闻之，见平原君胜。胜为介绍，而见之于辛垣衍。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奈何？”鲁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

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至，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斩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连曰：“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边批：激之。]辛垣衍曰：“然。”鲁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边批：重激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并脯鄂侯；文王闻而叹息，拘于羑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湣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避舍，纳管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钥，不果纳。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能事养，死则不得饭含，[边批：为齐强横故。]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胜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未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矣。”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述]

苏轼曰：“仲连辩过仪、秦，气凌髡、衍，排难解纷，功成而逃赏，实战国一人而已。”

穆文熙曰：“仲连挫帝秦之说，而秦将为之却军，此《淮南》之所谓‘庙战’也。”

【译文】

秦兵围攻赵都邯郸，诸侯都不愿意带头出兵救赵。魏王派客将辛垣衍（复姓辛垣，《资治通鉴》作新垣衍）由小道入邯郸城，想与赵王相约一起尊秦王为帝，借以解邯郸之围。

鲁仲连（战国齐人，好策划，为人正直，操守高）当时正好在赵国，听说魏国想游说赵王尊秦王为帝，就去见平原君（战国赵武灵王儿子，名胜，封于平原，故号平原君）。平原君介绍鲁仲连与辛垣衍见面。

鲁仲连见了辛垣衍，竟一言不发。辛垣衍说："我本以为凡是住在邯郸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而来，但我仔细观察先生的举动，并非有求于平原君，真不知道先生为什么待在这围城内久住不走？"

鲁仲连说："秦国是个背弃礼义、只知崇尚杀人的战功、用权术操纵士大夫、把百姓当奴隶般使唤的国家。秦王果真称帝，那我宁可投东海而死，我可不愿意作秦王的顺民。今天我来见将军，目的就是想对赵国有所帮助。"

辛垣衍说："请问先生要怎样帮赵国呢？"

鲁仲连说："我准备再说服魏、燕两国援赵，而齐、楚两国已经答应了。"

辛垣衍说："燕国的动向我不清楚，至于魏，我就是魏国人，不知先生怎么可能使魏援赵呢？"

鲁仲连说："这是因为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害处，假使能明了其中的害处，魏王一定会发兵救赵。"

辛垣衍说："那你说秦王称帝的害处在哪里呢？"

鲁仲连说："以前齐威王推行仁政，率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当时的周既穷又弱，天下诸侯都不肯朝贡，只有齐国肯称臣进贡。但过了一年多，周威烈王驾崩，诸侯都前去吊丧，可是齐国却最后到达，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大怒，派使臣警告齐王说：‘天子驾崩，新即位的天子服丧，而东藩之臣齐国的田婴竟迟来奔丧，依法当斩！’齐威王一听，生气的说：“呸！周王只不过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奴才罢了！’整个事件成了个大笑话。齐国在周天子生前去朝拜他，死后却如此辱骂他，实在是因为做不到周天子所要求的诸侯义务。对真正的天子尚且如此，你以为把秦奉为天子不会发生类似的笑话吗？”

辛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见过仆人吗，十个人服侍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力气和智慧不如主人，而是出于畏惧。”

鲁仲连说：“那么魏国和秦国的关系，就如同主、仆吗？”

辛垣衍说：“是的。”

鲁仲连说：“好。那我有办法叫秦王杀魏王，把魏王剁成肉酱。”

辛垣衍很不高兴，说：“先生也未免太夸大了，你又怎能叫秦王杀魏王呢？”

鲁仲连说：“我当然做得到，请将军听我解释。当年鬼侯（《史记》作九侯）、鄂侯、文王，是殷纣王的三公。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于是献给纣王，可是纣王却不喜欢她，结果纣王就把鬼侯杀了，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件事向纣王谏言，辩论，结果纣王又把鄂侯杀死，晒成肉干；文王听说这两件惨事以后，忍不住长叹一声，结果竟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仓库里有一百天，想困死他。这不就正是有拥护人为帝王，结果反倒被杀死，晒成肉干，剁成肉酱的往事吗？

“齐闵王要去鲁国时，夷维子负责驾车，他对鲁国人说：‘你们准备接待我的国君？’鲁人说：‘我们用十头牛款待你们国君。’夷维子说：‘我们国君是天子，天子到各地巡行狩猎时，诸侯都要搬出王宫住在外面，交出国库的钥匙，并且撩起衣裳，端着桌几亲自在殿堂下侍候天子进餐，天子吃完，诸侯才能退下。’鲁人一听，就不让齐闵王入境，以致齐王只有改从邹国前往薛国。

“正巧碰到邹君逝世，齐闵王要去吊丧，夷维子对邹君手下说：‘天子来吊丧，丧家必须把灵柩摆放为坐北朝南，然后请天子立于南

方之位祭吊。’邹国的臣子说：“如果一定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宁可伏剑而死。’因此齐闵王君臣也不敢进入邹国。

“邹、鲁两国的臣子，虽迫于齐国的淫威当君主在世时不得奉养，君主死了不得含殓，但是要以他们行朝拜天子的大礼，他们仍不肯让齐闵王进入自己的国家。

“今天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也是万辆大国，两国互相称帝称王。但是见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想尊秦王为帝，这是三晋的一干文武大臣，还远不如邹、鲁这两个小国的臣民气节高尚。

“再说秦王称帝之后，必定更换诸侯大臣，罢黜他所谓的不肖臣子，把官位赐给他心目中的贤臣子，削夺他所憎恨的人的官职，任命他所喜欢的人为官，同时也一定会要他的女儿作诸侯的妃子住在魏宫，魏王又怎能耳根清静，而将军又怎能常享荣宠呢？”

辛垣衍听完鲁仲连这番话，立刻起身拜谢说：“我一直以为鲁先生只是个平凡人，现在我才明白先生是天下奇人，我现在就回魏国，再也不谈论尊秦王为帝的事。”

秦国将军听说这事后，下令秦军后退五十里。

［述译］

苏轼说，鲁仲连的辩才超过张仪、苏秦，气势驾凌淳于髡（战国齐人，有辩才）、公孙衍，排除国境解救危难，达成使命却不居功邀赏，在战国谋士中才智操守无人可比。

穆文熙说，鲁仲连把不能尊秦为帝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使得秦将退军五十里，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庙战”了。

729、虞卿

【原文】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人。其母闻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

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之，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王以楼缓言告之，虞卿曰：“此饰说也。”王曰：“何谓也？”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资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曰：“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今秦来复攻，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诚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楼缓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释韩、魏而独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启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以敢任也。”

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楼缓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媾；今媾，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陛而媾也。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城；赵虽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

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楼缓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尽矣。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予之乎？不予，则是弃前资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故曰：‘饰说也，王必勿与！’”王曰：“诺。”

楼缓闻之，入见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楼缓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我将因强而乘弱。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而瓜分之。[边批：主连衡者皆持此说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赵且亡，何秦之图，王以此断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又入见王曰：“危矣，楼子之为秦也！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与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击秦也！齐之听王，不待辩之毕也。是王失于齐，而取偿于秦，一举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

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逃去。

[评]

从来议割地之失，未有痛切快畅于此者！

【译文】

秦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向赵国索取六城，做为和谈的条件。赵王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时楼缓（战国赵人，原为赵臣，后往秦国任秦相）从秦国回来，于是赵王就和他商量：“你认为给秦国六城好呢，还是不给好呢？”楼缓推辞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赵王说：“没关系，

就说说你个人的看法好了。”

楼缓于是说：“我想王一定知道公甫文伯（春秋末年人，鲁国上卿）母亲的事吧？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当他病死后，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他母亲知道儿子的死讯后不哭。有个老仆说：‘世上哪有儿子死了不哭的道理？’他母亲说：‘孔子是圣人，当被鲁国放逐时，我的儿子不追随孔子一起离开。现在我儿子死了，竟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可见他不懂得轻近贤人，心思完全摆在女人身上。’做为一位母亲能说出这种话，就知道是位贤母。但若是由他妻子口中说出，别人一定会误会在吃醋。所以，同样一句话，由于说话的人不同，听的人反应也不同。现在臣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臣说不要答应秦的要求，就不算是为君王献计；如果说给秦六城，又怕君王误会臣是秦王说客，所以臣才不敢回答。假使君王一定要臣拿个主意，臣认为最好还是给秦六城。”

赵王说：“好。”

虞卿（《战国策》作虞庆，赵国上卿）知道后，去见赵王。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他，他说：“楼缓在巧辩。”

赵王说：“怎么说呢？”

虞卿说：“君王认为，秦攻赵是由于力气耗尽而撤兵，还是仍有进攻能力，只为保留您的情面才撤兵呢？”

赵王说：“秦兵进攻时已动用全部兵力，必然是因为兵疲才撤兵。”

虞卿说：“秦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攻下赵国一城，最后因为精疲力竭而撤兵。现在君王竟愿意割让秦兵所不能攻下的六城，这是帮助秦兵攻打赵国。假使明年秦兵再入侵，那赵国就真的没救了。”

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楼缓说：“虞卿能完全了解秦国真正的实力吗？如果不割这区区六城之地给秦，明年若秦兵再攻赵国，恐怕要割让的就不只是六城。”

赵王说：“寡人愿意采纳贤卿的意见割城，但贤卿能否保证秦兵不再攻赵呢？”

楼缓说：“臣不敢保证，以前三晋跟秦国建交，韩、赵、魏和秦的邦交都很好。如今秦只发兵攻赵，这就证明君王对待秦国，远不如韩、魏殷勤友善；现在臣为君王化解，但若往后赵国自己又背弃盟约，并且大开关卡，派使者拉拢韩、魏，惹来秦兵再次攻赵，那就证明君王对秦王远不如韩、魏两国忠诚，所以臣不敢保证。”

赵王又把楼缓的话告诉虞卿，虞卿说：“楼缓说如果不割城讲和，明年秦兵会再攻赵，到那时还要割更多的城池给秦；但现在如果割城讲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兵不再入侵，所以即使割城给秦，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来年秦兵再攻赵，再割秦兵所攻不下的城池讲和，这是赵国自取灭亡。所以不如根本不讲和。秦国武力虽强，却攻不下赵国六城；赵军虽弱，但也不致于一战失陷六城，秦国既然由于力竭而撤兵，那现在的秦兵一定疲累不堪，假如赵国现在用六城和天下诸侯结盟，趁机攻打秦国，就等于把割让给诸侯的土地再从秦国取回来。您说，是这么做有利，还是割地助长秦国威势而削弱自己力量有利呢？现在楼缓说：‘秦攻赵是因为君王事秦不如韩，魏恭顺。’这等于要君王用六城来事秦。假如明年秦再要求土地，请问君王要不要给呢？假如不给，就等于自毁割六城得来的邦交，再次挑起祸端；如果给，赵国还有多少城可以给呢？俗话说：‘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现在若听秦摆布，让秦不发一箭而得六城，这是壮大秦国削弱自己的做法。秦是狼虎之国，君臣不讲信义，秦王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但君王的土地有限，以赵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尽的欲望，很快的，赵国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臣认为楼缓是巧辩，王千万不能答应割城。”

赵王说：“贤卿分析得极有道理。”

楼缓听到消息后又晋见赵王，他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交战，天下诸侯都乐在心里，这是出于‘我将依附在强者之后趁机欺凌弱者’的心理。今天秦败赵军，天下诸侯必会纷纷派使者到秦国恭贺胜利者，如果赵国不赶紧割地求和，取悦秦国，进而缓和秦、赵之间的关系，并借此让虎视一旁的各国相信秦、赵已成盟国，恐怕天下诸侯会利用秦对赵的愤怒，乘赵国疲惫不堪时瓜分赵国土地，到时赵国都已灭亡了，还侈谈什么结盟诸侯呢？希望君王不要再三心二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